

林少瑩

溫暖的茶香孝道的傳承



孝道園

村子裡的冬天總是來得格外早，還未到深秋，風中便已帶著絲絲涼意。窗外，黃葉翻飛，像是被風捧起的小紙鳶，飄飄蕩蕩，最終落在老屋的瓦簷上，堆積成了一片金黃。屋裡一盞暖黃的燈光把整個房間烘得透亮，茶壺中升騰的水汽在光影中朦朧起舞，好像在訴說著那些年歲中的時光流轉。奶奶坐在老藤椅上，時不時低頭啜飲一口手中的熱茶，奶奶蒼老的手掌摩挲著杯沿，眼神裡卻充滿了溫柔與慈愛。「奶奶，茶涼了，我再給您倒上一杯熱的。」我躡手躡腳地走到她身邊輕聲說道。奶奶微微抬起頭，眼角的皺紋舒展了幾分，溫柔地看著我說：「孩子，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心。」她輕輕地抵了一口手中的茶，彷彿這溫暖的茶水早已化作一股暖流直達她的心底。這杯茶，承載的不只是茶香，更是歲月積澱下來的親情與孝道。

從我記事起，每次回家都會為奶奶沏上一杯熱茶。記憶中，奶奶的茶具從未改變，那只青花瓷的茶壺彷彿是歲月的見證者，承載著一家人的喜怒哀樂。奶奶常對我說：「孝順不在大事小事，只在那顆心。你有心，奶奶就高興。」奶奶樸素的話語裡隱藏的是傳統文化中深厚的孝道美德。孝道，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，從古至今，孝親敬老始終是家庭與社會和諧的基石。無論時代如何變遷，這種美德始終貫穿於中華文化的血脈之中。在我家，奶奶就是這份孝道的見證者與傳承者，她總是默默地關心著每個家庭成員，從不會過多要求什麼，而我們則用最平凡的方式表達對她的孝心。記得有一年冬天天氣非常寒冷，窗外是厚厚的積雪，我剛剛從學校回家，一進門便看見奶奶正獨自坐在堂屋裡，雙手輕輕地捧著一杯茶。奶奶朝著我微微的笑，沒有說什麼，但我知道她一定是等著我回來，等著我為她沏上一杯熱茶。於是，我快步走過去，將奶奶的茶壺重新注入沸騰的開水，屋內頓時茶香四溢，好像驅散了冬日的寒冷，也拉近了我和奶奶之間的距離。奶奶喝著茶輕聲說道：「孩子，看到你回來，奶奶的心裡可暖和了。」她的話語中透著一種無法言說的滿足與喜悅。

在如今物質生活日益豐富的時代，許多人認為對長輩的孝敬更多體現在物質上的給予。然而，奶奶常常教導我，孝順不在於送多麼貴重的東西，而在於用心去陪伴、用心去關懷。奶奶總是說：「孩子，哪怕你只是陪奶奶說說話，奶奶也高

興。」我漸漸明白，所謂的孝道，其實就是在日常生活中，點滴的關心與陪伴。當奶奶在寒冷的冬日裡喝上一杯我親手為她沏的熱茶，她感受到的不僅是茶的溫度，還有我發自內心的關愛。就像那次，奶奶的生日臨近，親戚們都商量著要為她準備一場熱鬧的慶祝。我想著送一件貴重的禮物，但母親卻告訴我：「你奶奶要的不是這些東西，你多陪她說說話，她比什麼都開心。」於是，生日那天我特地早起為奶奶做了一頓簡單的早飯，並坐在她身邊陪她聊天，奶奶笑得像個孩子說：「有你在，奶奶心裡比喝了蜜還甜。」孝道不在於物質上的富足，而在於心靈的交流。在這個喧囂的時代裡，許多人在追求外在的成功時，卻往往忽視了與家人之間最基本的情感交流，而正是這種細微的交流，構成了家庭最為堅固的紐帶。

隨著我漸漸長大，我對孝道的理解也逐漸加深。孝道，不僅僅是對上一代人的尊敬與回報，更是對整個家庭情感的傳承。奶奶常常跟我說：「等你長大了，也要教你的孩子如何孝敬長輩。這孝道是一代代傳下去的。」她的話讓我深感責任的重大。曾經，我總以為孝順只是簡單地對長輩好，滿足他們的需求。現在的我開始理解，孝道不僅是一種行為上的體現，更是一種責任和愛的延續。孝道的傳承，關乎家庭的和諧與社會的穩定。每個家庭成員之間的關愛與理解，構築了這個社會最基本的情感紐帶。有一次，奶奶生病住院，我每天放學後都會去醫院陪伴她。她總是拉著我的手，笑著說：「奶奶這一輩子呀，最開心的就是你們這些孩子。」那一刻，我感受到的，不僅是親情的溫暖，還有一種深刻的責任感。我明白，奶奶對我們的愛是無私的，而我們作為晚輩更應該用行動去回報這份愛。

茶香裊裊，孝道綿延。如今，每當我為奶奶沏上一杯茶，內心總會湧上一股暖意。那不僅是親情的溫暖，更是對孝道美德的認同與傳承。孝道是一種無言的教育，它通過生活中的點滴細節，教會了我們如何去關心、去尊重、去回報。孝道在每一個家庭中傳遞，在每一個人心中生根發芽。

當我們懂得孝敬父母、尊重長輩時，不僅僅體現了我們良好的品德，更是在為社會的和諧與穩定貢獻力量。孝道，不僅是一種家庭美德，更是每個人應有的責任與義務。這杯茶，溫暖了奶奶的心，也滋潤了我對孝道美德的深刻理解。孝道，是一種愛的傳承，更是中華文化中最美的篇章。

王強

海未竟，山如岸



絲路溯源

最後的霧漫過泉州灣。那個最終將與鹹風鹽雨融為一體的魂靈，正化入永恆。在最後的清醒中，他看見的，是自己初抵泉州的那個平常午後。

鹹醒的風如命運之手，拂去他從永春深山帶來的最後一縷草木氣息。晉江口的白光與石獅碼頭的聲浪滾燙澆下。這座名為「刺桐」的城，以潮汐般無情的韻律吞吐眾生、貨物、信仰與無言的傷痕。那一瞬他徹悟：自己尋覓半生的踐履之地，從不在幽深殿宇，而在這山與海彼此撕扯的鋒刃之上。

他本由中原文化滋養。在那裡，時間是完整的、可期的。此地卻不同。信風吹拂的土地上，海是時間炸裂的碎片——是帆布在颱風中迸裂的嘶吼，是晝夜不息、抹去又重寫一切的潮水。一種拒絕恆常的永恆塗改。這蠻荒的節奏撞擊著他以半生自律砌就的內心城牆。故土文化教人築一座堅固的城池，而海洋文明演示的，是城池如何在風暴中傾頹，以及人們如何在瓦礫旁沉默地開始捆紮下一艘船，一次又一次升起風帆。

他見過蟬埔女子髮髻上搖曳的春花，也見過惠安女肩頭沉穩如山的石條。這不是簡單的「美與力」，而是在極致張力中達成的生存詩學：你必須在不穩定的甲板上，同時攜帶花朵與壓艙石。

他們的哲學粗礪如礁石：「風雨越大魚蝦越貴。」這不是勵志格言，而是關於毀滅與創造的赤裸算式。豐饒只孕育於毀滅性的混沌之中。生路，必須用舵、用性命，在絕境的怒濤裡掙開。

然而，他心底始終盤踞著一個未竟的念想：下南洋。三次籌劃，三次擱淺。那未能成行的航路，沉澱為心底一道幽暗無聲卻永不乾涸的海溝。他後來領悟：「未竟」或許不再是遺憾，而成為了一種主動選擇的生命狀態。有時，「不去」比「去」更需要勇氣，它意味著認領眼前所有具體而沉甸甸的現實，並在其中確立意義。

渡海，即道場。當戰亂與瘟疫乘著傷船而來，人群驚惶湧向內陸的山丘——那是對穩固「山」的本能尋求。他整了整衣衫，轉身逆著人流，走向海邊。

在這裡，抽象的言說變得蒼白。一位剛失去獨子的惠安老嫗沒有嚎哭，就著煤油燈，用龜裂如礁石的手將破漁網鐵補成一張新網。「人沒了，海還在。飯，總歸要吃。」這裡沒有「為什麼」，只有「然後呢」的行動。

另一位自己高燒顫抖的船主將僅有的藥丸推給更年輕的夥計。「桅杆斷了還有槳；槳折了還有一雙手。人，才是船最後的壓艙石。」這並非英雄宣言，而是絕境中浮出的最質樸倫理：生命的價值在於對其他生命的承托。

他們以沉默而堅決的動作，演繹了何謂於動盪中持守內心的秩序。這不是在書齋思辨，是在肉體與精神被命運反覆撕碎又重聚之後，對世界「不圓滿」本質的徹底接納，與一種無聲的蔑視。他們不與命運爭辯，用下一頓飯、下一張網來回答。在這裡，行動本身成了最深刻的哲學，生存與抗爭本身成了最崇高的意義創造。

橋：為了連著
災厄暫退的春夜，與故人對坐於洛陽橋頭。月光如銀，將長橋洗練成一條安臥於時間河床上的靜默巨獸。

我們說起了這片土地的精神圖騰：東西塔如思想標杆指向蒼穹；洛陽橋則是渡人渡

己的路徑，緊貼塵世波濤。這正是此地精神的兩極：向上的超越渴望，與向下的普遍關懷。

話題轉到吳文季，那位寫出「世間溜溜」明媚情歌、一生卻黯淡如海中孤礁的歌者。「你看，」友人輕點朦朧橋影，「這橋建了又垮，垮了再建。這人心裡苦比橋下百年淤泥還深，可流出來的，卻是讓千萬人心頭一暖的明亮調子。」

這橋的意義，不只是為了走到對岸，更是為了「連著」——連斷裂的過去與未測的將來，連此岸的堅守與彼岸的遠航。

此言劈開迷霧。汪大淵在空間的迷宮中航行，尋得地理的「花明」。而他，如織網老嫗，如無數無名者，是在時間與命運的迷宮裡，進行更艱辛、常更無望的摸索。那三次「未成」的南洋之行，是生命畫布上顯眼的「留白」。然而這「未完成」本身，是否恰恰以另一種更沉靜、更堅韌的方式，成就了精神性的「完成」？

出海的汪大淵用足跡丈量了世界的廣度；守城的他，則以一生的「未竟」與堅守，測定了文明的精神深度與那沉默的韌性。這奮鬥的過程本身即是終極意義，不息前行本身便是最莊嚴的抵達。我知曉漫長黑暗中的盡頭可能並無光明，但我仍選擇燃燒此身，成為深淵裡一束光，或岸上那盡明知可能永無歸舟、卻依舊長明的燈。

總觀：不動之岸
最後的時光裡，他形銷骨立，宛如被億萬年的風浪淘盡一切鬆散，只餘最堅硬的礁核。某日黃昏，一種超越此身的視角自生命深處升起。

在這「總觀」的視野下，他同時看見了將名字鑄入汪洋的汪大淵、修築長橋的蔡襄、譯經的拘那羅陀，以及所有曾在此地登場、謝幕、掙扎、閃耀又歸於寂滅的靈魂。個體生命不過是歷史長河中的一粒微沙。於這終極的回望中，他徹悟了離開淨峰寺時詩句的真義——「我來為植種，我行花未開。豈無佳色在，留待後來人」。

這座城，是用茶葉、瓷器、絲綢、鮮血、汗水和望鄉淚澆築而成。它從不許諾圓滿，只提供最嚴酷的角鬥場與最自由的航線。無數無名的「他」與「她」，以遠航探索的野心與歸來堅守的決絕，共同塑造了這城市的魂魄——那是一種駛向未知深淵的無畏魄力，與另一種在深重苦難中深深紮根、並要開出花來的驚人耐力，二者悖論般卻又牢不可破地結合一體。

他終於領悟。山與海在此達成最終的和解。

那未能實現的三次遠航，從非缺憾，而是命運將他更深釘在這片土地上的精神鉚釘。海洋的「盡頭」，從來不是地理意義上的彼岸，而是如同「山嶽」一般，在無常波濤與歲月洪流的沖刷之下，於內心深處最終確立起來的、不可撼動的精神基石。

他安然合上雙眼。那永恆的靜默不再令他畏懼。悲欣交集，因為他已全然知曉：自己與那遠航的汪大淵、那建橋的蔡襄、那織網的沉默老嫗，與所有曾在此地搏鬥、絕望又再度希望的靈魂一樣，終究都已匯入這浩瀚無根的生命交響，化為一個確鑿存在過、永不消逝的音符。而那永恆湧動的海洋，將會繼續運送這一切——光榮與夢想，淚水與鹽粒，未竟的、如同愚公移山、精衛填海、夸父逐日般浪漫而執拗的遙遠航程，與那在潮汐中巍然不動的、精神的岸岩——送往所有的黎明，與所有的彼岸。

生命的彼岸不在遠方。它就在於，將每一個「未竟」的當下，活成「不動之岸」的修行之中。

鄭亞鴻

時間的「快」和「慢」



談今論古

撕下2025年最後一張日曆，告別了過去的一年，迎來了新的一年。每逢這個時候，和親友閒談時，大家都感覺時間過得真快。

其實，時間並無快慢之分，一年365天，一天24個小時，一小時60分鐘，都一樣。那麼，為什麼人們會有時感覺時間過得快，有時又感覺過得慢呢？記得愛因斯坦說過：「當一個男人與美女對坐一小時時，他會感覺時間飛逝，彷彿只過了一分鐘；然而，如果讓他坐在火爐上僅一分鐘，他卻會感覺時間已經過去了許久。」愛因斯坦用一句話來解釋，這就是「相對論」。現實生活中，我們都有這樣的感覺，別說和美女，就是平時和好友一起聊天聊得興致勃勃時，往往會忘記飯點，感覺時間過得很快；而當年我們在山區農村插隊，每當在田間勞動又累又餓時，總想能早些收工，感覺時間過得很慢。又比如，當一個人在等公車時，即便等十分鐘，也覺得時間很慢；相反，到一個好玩的地方玩，會覺得時間很快。可見，苦和樂、焦急和輕鬆會讓時間顯得慢和快。

現代生活的快節奏和高壓力也是導致時間過得快的原因之一。現代社會的發展帶來了更快的生活和工作方式，人們的生活節奏日益加快。快節奏的生活和工作讓人們忙於應對各種問題和壓力，日常生活趨於重複，缺乏新鮮體驗，大腦過濾掉大部分相似日常，從而減少了人們對時間的感知能力。在這樣的環境下，人們更容易忽略時間的流逝，從而感覺時間過得更快。

此外，年齡也是影響時間感因素之一。從心理學角度來看，人類的時間感知

與年齡成反比。對於年幼的孩子來說，經歷了許多新鮮事物和第一次體驗，大腦需處理大量信息，一年佔據了他們已經度過生命的較大比例，時間感知就被拉長，感覺過得較慢。我們小時候盼著過年，就有這種感覺。隨著年齡的增長，成年後隨著成長和經歷的累積，會不斷積累經驗和記憶，形成了更快的信息處理速度和對變化的適應性。新鮮感逐漸減弱，生活變得越來越習慣性，大腦形成固定模式，一年在我們生命中所佔的比例逐漸減小，時間便像被「加速」了，導致我們感覺時間過得更快。從生理學層面說，隨著年齡增長，人的新陳代謝速度減緩，大腦神經細胞活躍度降低。身體機能的變化影響大腦對時間的判斷，也讓我們覺得時間過得更快。就像一台老舊的機器，運轉速度不如從前，處理信息的效率下降，時間感知也就出現了偏差。所以，很少聽到孩子說時間過得真快，發出這種感歎的都是成年人，尤其是老年人。這種對時間的不同主觀心理感知，並不是時間真的變快或變慢了，而是人們的感覺和認知方式發生了改變。無論人們的感知如何變化，時間的流逝都是客觀的；無論貧富貴賤，時間對每個人都是公平的。珍惜時間，就是珍惜生命。

2025年12月31日

林鴻東

關於廈門口述史工作的幾點思考



特稿

12月26日，筆者應邀參加了廈門城市職業學院主辦的「廈門口述史學術研討會暨口述史研究中心成立十週年」活動，見到了陳仲義老師、林曉峰會長以及其他多位與口述史相關的諸位賢達，其中不少還是舊識。聽取與會者的發言後，我也分享了以下幾點思考：

一、提出「微口述」概念
正如小說有長篇短篇，筆者認為口述史也可長可短。簡短、精準、靈活、規範的微口述，在采風與寫作中，可與文獻、崖刻、碑記、方志、族譜、地名、楹聯等相結合，形成豐富的信息來源，形成較為完整的證據鏈。

例如，我在同安調查豪嶺所在地時，便通過村民口述視頻的方式採集了關鍵的證據。——可將「微口述」作為口述史的一個分支進行研究，將「微口述」的概念體系化，明確「微口述」的定義、適用邊界及其在整體口述史方法中的位置，加之規範與技術，其成為適應新媒體傳播的一個基本技能。

二、提出優先採集文化名人口述史
文化名人是城市的核心文化資源之一。筆者建議優先採集文化名人口述史，並據此進行精心推介，從而打造城市的人傑名

片。目前，較為迫切的是已經年邁的朱家驊、莊南燕等兩人，筆者讀過他們的一些鄉土作品，其文字洗練，獨具特色，且富有老廈門風情。

相信，隨著時間推移，其價值將愈發彰顯。建議遴選專業力量，精心進行關於作者的口述史整理。

三、提出重視「小人物」口述史
筆者認為，口述史不能只是針對精英，也要面向有特質的「小人物」。通過采寫「小人物」的知情者的述說，或直接采寫小人物的口述史，去觀照社會的邊緣群體。如筆者家鄉的「海倫子」、廈門的「北仔張」、「孤線弦」等。關於他們的口述史，能喚醒市民共同記憶，引發「同城共憶」熱潮。這些「小人物」，完全可以成為城市文創的絕佳素材。此外，小人物，也可以是一些特殊領域的普通工作者。

四、提出推動口述史的活化利用
口述史工作，於今日，意義重大，可觸及文旅、文創、文學、文化傳播、鄉村振興等多個領域。事業前景廣闊，但專業人才嚴重不足。

包括口述采寫在內的文化挖掘人才，應盡早從學生階段開始培養。除了培訓「采寫」技能，還需掌握最新的錄音錄像技術、AI工具使用、檔案管理、倫理法規、跨學科研究等方法。